



一友人住的是老公房,近日终于安装上电梯了,好不高兴。但他说这事办成很不容易,单征求每个住户的意见就拖了一年多,每层楼的需求都不一样,所担负的费用也很难计算。他们小区有一幢楼就因为底层住户坚决反对,至今达不成协议,无法安装。其实底层住户并不出钱,但他说:“上上下下都在我门口,烦死了,我没这个义务。”——这是底层的意思。

高层呢?也有新闻。据晚报统计,高层住户楼上抛物的陋习至今不但没有收敛,反而越演越烈,“飞来横祸”不断上演。一户抛下的花盆砸坏了下面的车,闯祸者不肯站出来认错,受害者就把楼内26名业主集体告上法庭,结果判下来是:26户集体“买单”,平

摊受害车主的损失。那位闯祸的“元凶”判决时估计也在场,还装得像没事人一样,不知他是怎么想的。

底层的那位不同意安装电梯,高层的那位抛物闯祸而不敢承认,这两件原本风马牛不相干的事,干嘛要扯在一起呢?因为都涉及到人与集体的关系。底层的只要“举手之劳”——真正的“举手”,也即同意一下,整幢楼的住户就都能获益,但他只是因为怕“烦”,就是不愿促成好事,真有点“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”的意思。高层的那位,或是贪图方便,或是已养成习惯,便“随手”一抛,“管他下面的人怎么样”。我估计,对闯祸他是始料未及的,而且所犯也绝不止一次,如今真闯了祸,又没有承认与担

责的勇气,其灵魂的卑微也就可见一斑了。

我在想,如今提倡“换位”思考,倘若当真“换”一下呢,又将如何?底层的那位搬上了高层,肯定会深感装电梯的必要,会抱怨不

同意安装者的“岂有此理”;如果高层抛物的那位搬到了底层,自己的车子被

砸,更是绝对不肯善罢甘休的。如此“换”了以后,对别人的错是看清楚了,因为有了切身感受,但是能否真正联系自己,切实改变行为,高层的就此不抛物,不做损人利己的事,甚至从此热心公益;底层的就此凡事想到大家,多考虑众人 and 集体的利益,很好地与邻居们相处了呢?——怕也未必。

只要不放弃“一切围着自己转”的思路,只要一切仍从“自我

为中心”的观念出发,那么,就是“位子”换得再多,也还是无济于事。文学作品中刻画的曹操有一句名言:“宁可我负天下人,不让天下人负我。”历史上的曹操是否当真如此,仍可考证研讨,但千百年来,这句话的影响却不能低估,这里提到的底层和高层的二位,看来就是它的信徒。

现在应该是认真营造“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”社会风气的时候了,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里包含有“和谐”和“友善”两条,只要真诚实践,做到并不难。但必须抛弃损人不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,有了宽阔的胸怀,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,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,不少问题自能迎刃而解。“换位”是为了拓宽思考的眼界和角度,所思考的必须是这些具有正能量的做人道理,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“省”的就该是这些。



年轻时候看萧红的小说《呼兰河传》,对其中冯歪嘴子那篇充满感动,当然得先感动于冯歪嘴子的人生态度,接着还得感动于那篮鸡蛋。

冯歪嘴子出身不好,模样不好,运气不好,所以萧红笔下的大多数邻居都主观认定这家伙享有享受幸福的资格!没想到他居然娶了个许多男人仰慕的女人,他,凭什么?

凭的是爱情,冯歪嘴子既疼他媳妇,更努力工作,有了钱便买鸡蛋替老婆补充蛋白质,“明明家里已有二三十个鸡蛋,他仍想多买些给妻子补身体。”

读到这里,我急呀,我心内喊:傻歪嘴子,你不晓得鸡蛋食的是新鲜,和钞票不一样,放进银行三五年也生不出半毛利息。所以,既然有鸡蛋,快吃呀。

小时候我家养过鸡,先是在我床底下靠盏电灯看着小鸡一只只从壳内钻出来,再每天记得到后院去洒饲料。鸡养大了,我妈便喊,你去挑鸡,杀了炖汤吃晚饭。她讲得轻松,我握着菜刀满院追鸡,场面保证3D版。喘着大气终于逮到鸡,用左胳膊夹紧鸡身,左手拉直鸡脖子,右手伸出刀,咔嚓一声……我喊:老妈,我割了自己手指头了。

好多年因为手指头的经验而拒绝吃鸡,但对鸡蛋却有股说不出的爱恋。早上先用饲料把母鸡们调

“鸡”离山,再伸手进窝将蛋一颗颗摸出来。嗨,还温的。将蛋交进老妈手里,她照例问:煎的、炒的?当然得炒的,因为煎的一定是我和老姐一人一颗蛋,炒的就得把两颗蛋炒在一起,我动作快,下手阴狠,能吃掉三分之二。

炒蛋得炒得似熟不熟、似生不生,仍带着五分的半液体状的黏乎劲,然后撒上一大把葱花,起锅。装便当盒带去学校当午餐的蛋,则非得煎的不可,还得煎得又老又硬,像块饼。老妈便在煎蛋里加进萝卜干,她说,这样耐吃。

吃蛋吃了大半个人生,只有老妈的便当蛋,讲究蛋得老,得耐吃。

长大后,每天上下班,假日时才有空替自己弄个早餐,当然少不了蛋。在平底锅加点油,蛋先打在碗内成了形,再倒进锅去煎,蛋白刚有点焦便得铲进盘内,对仍揉眼睛才从厕所出来的小朋友说:快,煎好的蛋,sunny side。

这时我和鸡蛋显然已进入国际化的阶段,不用英文不行,sunny side的意思是蛋只煎一面,黄澄澄的蛋黄仍呈浆状。

小朋友高兴地拍手,她说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蛋。

对,男人可以穷,不能穷得连蛋都煎得不够味道。

煎太阳蛋,有个秘诀,是后来另一个女孩教我的,蛋下锅时得大火,随即转成小火,最好再加上锅盖焖它一焖——免得刚才的油煎没把蛋给挂了给葛了,再闷死它?不,焖能使蛋白更熟,蛋黄更有弹性,整体上也就更美丽大方。

去意大利旅行,在佛罗伦萨的但丁之家读到一则故事:有天但丁坐在门口沉思,上帝恰好经过,他问:“但丁呀但丁,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?”但丁想也不想地立刻回答:“鸡蛋。”第二年的同一天,但丁又坐在门口,上帝再恰好经过,他问:“怎样的鸡蛋最好吃?”但丁也马上回答:“蘸盐最好吃。”

看完这个故事,我的人生仿佛被敲开了扇窗户,原来鸡蛋还有一种也相当美味的吃法。把蛋在大锅水内煮熟,热腾腾握进手中剥去壳,再蘸点盐,小口小口吃。对,蘸盐的鸡蛋,味道单纯,而单纯不正是食物最美味之处?一如人生,单纯即是幸福。

现在我最爱的早餐是法国土司,就把人生搞得相当复杂了。将土司面包先浸在蛋液里,再用牛油煎,吃的时候加点蜂蜜和水果,像是剥了皮的橘子、奇异果,或者切半的草莓……咳咳,不适合配半个大西瓜。

人生只能偶而复杂,否则老婆见到厨房内到处是水果皮、蛋汁,相信我,女人就怕没有责怪骂男人的机会,不要为她们创造机会。

鸡蛋,代表的是幸福。至于我,把厨房搞成战争残局的张某人幸不幸福?我用略微不标准的普通话回答:我姓张,不姓福。谜底:脸上有光

悠游高雄,穿梭市区,红橘两线的捷运是不二选择。在高雄高铁左营站,穿过大堂,沿手扶电梯向下,便可乘捷运往小港站方向,没几站可抵美丽岛,这是中转站,南北东西便连接起来。我

到高雄常朝发午前抵达,第一站必先去旗津老街祭五脏庙,故在美丽岛站转乘到西子湾站,由一号出口步行到

鼓山渡轮码头,再坐渡轮到旗津。下船后便是老街,这条街上清一色都是海产店,鱼货新鲜,但我唯爱一家“旗津海产店”,菜单上没写的“蟹粥”,我每次必点,其鲜美美,望之垂涎。海岸公园在老街尽头,是散步助消化的好地方,沙平海阔,清风扑人,小坐休憩,能平心息虑。

如果是铁道迷,返航时,可在西子湾站二号出口的“打狗铁道故事馆”驻足,“打狗”是高雄的古称,来自台湾原住民平埔族的音译。这个打狗铁道故事馆,在早期可真是进出高雄港站大门的一个车站。在日据时代叫做“打狗停车场”。停车场,是日本人火车站的称呼,乍听以为是停放汽车的好,有趣得很。馆内车站办公室保留了自日据时期到光复后的摆设,陈设井然,还可戴上车长的帽子拍照。在馆外还陈列 CT259 和 DT609 蒸汽机火车,人走在废弃的铁轨上,耳朵似可闻见呜呜笛响。

至于距此不远的驳二艺术特区,原是港口的旧仓库,后经艺术家及地方文化工作者的推动,结合政府计划,以前卫、实验、创新为理念打造成为高雄国际艺术平台。这里空间开阔,艺文活动时而更新,足可消停半天时光。去年王安忆先生应中山大学余光中学术基金会之邀,来到高雄,就在驳二 B10 仓库的“In Our Time 电台食堂”与骆以军、黄锦树三人举行了一场“小说能做什么”的座谈。

那天我特地南下听这座谈。王先生以为“小说要做的,就是要给我们平凡生活增加一些传奇,使我们生活变得不平凡。但是又不能说小说是对平凡生活的一个厌弃,其实凡是写小说的人都是有一种天生的对生活的热爱,尤其是对

生活表象的热爱。”而且还认为小说“可以让大多数人都能读懂,它不像诗,美是比较高深,它比较需要你有很好的诗学的修养,小说它跟你讲一个最世俗的故事,它可以让最多的民众(接受),你只要识字就可以,哪怕你不识字,你听我说就能懂。”当时余先生还赞誉王先生的小说:“我觉得她的小

说里面,描写生命很生动,虽然也有悲哀的倾向,可是充满了生命力,就像她刚才描写高雄的女人一样,她这个观察是非常投入,非常有兴趣的。”座谈后,王安忆先生还为读者签书,合影时亲切的笑容令人难忘。

今年的四月下旬拜见余光中先生和师母,我与余师母特别投缘,或因我们都喜欢艺术和收藏。余师母对古玉很有研究,这次她拿了许多珍藏的齐家文化玉器给我看,件件都是精品,有些还曾借出展览。余师母一直都在高雄美术馆当义工,我印象最深刻的,是三年前她在高美馆导览慕夏作品,她带着参观者游走全场生动地介绍了近两小时,精神依然抖擞看不出一点疲惫。她八十多岁了,一事能狂便少年,看着比年轻人还充满活力。

晚饭时余先生告诉我上次王安忆先生到高雄来,他还开车载她去参观中山大学校园,现在星期一、三、五都会自己开车到中

山办公,星期三因为有九点到十二点的课,会提早出门。平时在学校,有时学生来谈谈话,同时也要处理许多邮件,特别是电子邮件,要靠助理回复。平时中午饭有和学生吃,有买便当的,一直到五时才开车回家。余师母曾说余先生年纪大了,叫他不要开车,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开车比较自在。余先生还说初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时,都不敢开车,因香港与台湾驾驶方向不同一左一右,然没车实在不便,住两年买车,刚上路还是不习惯,但总比招出租车去机场闹笑话好。记得友人初到香港不谙广东话,司机问:“梅宾多(去哪里)?”朋友说:“梅该穷(去鸡场)。”司机大惑不解说:“抹也该穷啊(什么鸡场啊)?”朋友说:“鸡捣鸭过该穷(只有一个机场啰)!”

就是要把人的任性行为列为机器人必须考虑的因素。

回到身边,见国企、合资、外企车商纷纷研究自动驾驶,还有说已经成了的。这倒让人为之一把汗。

不说别的,要是遇上那位被打叭躺在病床上,而原本觉得左变道右变道十分正常、不会影响到他人行驶的随心女司机,机器人该怎么办?还有,前方的车中 duang 地摔出一个硬邦邦的易拉罐,或是无声地漂出一张软塌塌的纸巾,你机器人能识别吗?能避开吗?能避开而不撞到别的车或行人或护栏吗?还有,你要右拐弯,遇到斑马线上有人过马



古罗马强盛的启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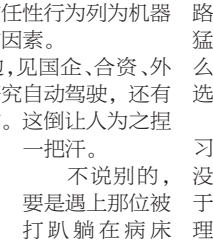
徐国华

去年上海书展上偶见一套《罗马人的故事》。这是一部颇受学界和读者追捧的新书。作者盐野七生,是日本著名女作家。她历时15年,创作出这套十五卷系列丛书,获得巨大成功。

书中贯穿着一个主旨,也是读者关注的一个问题:为什么罗马人能够成就大业?早在公元前八世纪,在意大利中部的七个小山丘上,罗马人始建国家。历经数百年内外征战,艰难跋涉,最后,一跃登上地中海地区霸主的宝座。与同时代周边国家相比,无论实力还是文化,它都不占优势。因而历史学家不断对此追问。有一种回答是“没有任何比同化被征服者的做法更能使罗马强大的了”。盐野七生将其归结为罗马人“宽容”。她认为这也是一种开放的态度。能够接纳外力,兼收并蓄,做到有容乃大。这些理念和分析,对于我们今天,多有借鉴意义,值得大力弘扬。

实际上,罗马人能够成就大业的更重要因素,是坚守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。作者认为,这种局面的出现,同恺撒、奥古斯都(屋大维)及其继任者三代英雄人物的开创和坚持分不开。他们制定法律法规管理国家,建立制度规范社会,是最早依法行政的一个范例。其观念和方法影响到欧洲以至全世界。目前,我国正在全面贯彻“依法治国”的方略,研究古罗马这段历史,将大有裨益。

前不久,盐野女士来中国访问,在北京与读者见面时曾表示,她所做的,只是忠实地将历史呈现在大家面前,不对现实进行评价,让读者去思考。我相信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启示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路,按规定停下吧,让后面的车猛按喇叭催促,你机器人又该怎么办?也许这倒不难办,机器人选择听不见就是了。

所以说,一些驾车者的陋习,有习以为常的,有庆幸警察没看见、不看见的,有指望借光于“法不责众”的,反正有千种理由不想改,我行我素,能混就混。但一旦自动驾驶车开上祖国的大路,真不知道机器人会怎样应对这些交通陋习(抑或开发软件的人也不知道怎样应对)。还是希望人类驾驶员要提前修成正果,做到遵纪守法、文明礼让、体恤他人,别让自动驾驶车看不懂、开不来,别让驾车的机器人摇下车窗骂人(如果它侥幸会这招)。一句话,别让机器人鄙视了。



自动驾驶汽车并不是太新的话题。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,6年来已有相当于“人类约

75年的驾龄”,即将在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进行公路测试。

就在这个当口,duang,爆出撞车消息了。美联社一篇文章说,自动驾驶汽车在加州卷入了4起交通事故。而谷歌自动驾驶汽车项目主任克里斯·厄姆森更透露,在谷歌自动驾驶车270多万公里的行驶中,发生的交通事故共有11起。当然,他赶紧补充,都是小事,轻微损伤。

厄姆森还表示,这些事故没有一件是谷歌机器人汽车故障而引起的。这有点耐人寻味了。

地球人都知道,驾车的机器人不会累不会困,有比人更好更持续的警觉。它收集现场信息,以遵守交通规则为前提,决定自己是否向前行,往往谨小慎微而不鲁莽从事。这样的主儿,要是遇到不按常规出牌的任性车手,当然会傻了眼。

厄姆森就举了一个例子,自动驾驶车在交通灯转绿时犹豫了,那是因为在担心前方横向上道的人类司机可能“压红灯”,驾车冲过路口。他还说试验车被撞并不全是坏事,谷歌收集这些案例,有助于提高自动车的算法,帮助建立能预期事故发生的驱动模式。这话够含蓄的,说白了,

别让机器人鄙视了

凌启渝



陈政佩
(公安称谓)
昨日谜面:亮相(四字口语)
谜底:脸上有光